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  
第三回 王媽媽愁而復喜 成員外喜而復愁

引首《雉朝飛》 李太白作  
麥隴青青三月時，白雉朝飛挾兩雌。  
錦衣繡翼何離襪，牧犢彩薪感之悲。  
春天和，白日暖，啄食飲泉勇氣滿，  
爭雄鬥死繡頸斷。  
雉子班奏急弦管，傾心美酒盡玉碗。  
枯楊枯楊爾生稊，我獨七□而孤棲。  
彈弦寫恨意不盡，瞑目歸黃泥。

【評】

成珪未必無此歎。

卻說成家夫婦，因燒香轉來，怪了勸娶側室的言語，進房鬧了三個更次，成珪受些家法，也不可料。次早總也不敢做聲，梳洗一完，便換件道袍，去解庫中看做交易，穩道平安無事。

及至上三竿，時將已午，那都氏方才牀上翻身，打點起來。

眾丫環搬湯運水，應接不暇，還只聽得吱吱喳喳呼大喝小。成珪聞得妻子離牀，急忙來到房裡問候。都氏只不做聲，成珪無可奉承，只得踏出了房門，喚個丫環，朗聲問道：「紅蕖，院君起來，曾送茶未？」紅蕖道：「送茶多時了。」成珪道：「快去整備點心與院君吃，滋味好些。」紅蕖道：「理會得。」

成珪走了出房，早已午飯時分，眾人見家主不來，誰好先吃？也是成珪體惜人情處，見眾人不吃，也不候了院君，自己就先吃了飯。還不見院君出房，沒要緊，又踏到房裡問問。只見都氏已在那邊洗面。一個丫環名喚綠萼，自小原在都氏身旁服事的，此時綠萼正替都氏熏焙衣服，熏籠上邊也不照管，一竟靠在窗根上，看那簷邊兩個貓兒打雄。成珪不意中進房，手裡捏柄小小春扇，見那綠萼看得入韻，竟不管火上衣服，成珪卻把手中扇子掉過頭，把綠萼背上打了一下。綠萼正看得貓兒有趣，卻也動心，猛可的吃這一下，回頭一看，見是員外，滿面通紅，微微笑了一笑。成珪也不解意，只說道：「衣服不管，管些甚麼？」綠萼不做聲，又笑了一笑。

不提防被都氏瞧見，只道兩下有些甚麼鼠竊狗偷，沒有□分實跡，不好發作，心上早存了一個疙瘩。不期紅蕖做了點心，一樣置了兩碗送進房來，都氏取了一碗，紅蕖道：「員外也用一碗。」成珪才吃得飯，如何又吃得？勉強吃了一個，便對紅蕖、綠萼道：「我不吃，你二人拿去吃了。」兩人見員外所賜，便分而食之。不知都氏又添了一個疙瘩，好生煩惱，便把手中的碗向地一擲，早已百花粉碎。成珪吃一嚇，惟恐惹火燒身，只向房外一走。都氏自付道：「我想周智的言語，我也還認做無心之談，誰想我那老殺才，早覷上了紅蕖、綠萼，眼見得昨日言語，是老賊通同造意，有心而發的。這也總不怕他，繇你怪似鬼，吃了老娘洗腳水，不若趁這杓水，斷他病根，豈不全美！」

隨即梳妝已了，走至中堂，掇把交椅坐定，叫道：「成茂那裡？喚員外來。」成茂應聲請到。成珪道：「院君呼喚，不識有何見諭？」都氏道：「昨日蒙你挈帶燒香，被你一正一副教訓得勾了，我也盡知你的主意，只不要錯走了路頭！雖是偏房，也要門戶相對。你若有我一分話說，你可街坊上尋個的當媒婆，我自處。」成珪聽得這一席話，竟把個文章做到天外去了，穩道是昨日薦書早應驗也，今日叫尋媒婆，必有好意。

便對成茂道：「既蒙院君吩咐，你可曉得有好媒婆，尋一個來，不可誤事。」成茂道：「有便有個識熟的，頗也能事，小人就去喚來。」成珪連暗喜道：「這場喜事，從天降下！」不覺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自也不知其所以然的樂。

話分兩頭。成茂出得門來，早已到了媒婆門首。那媒婆少不得定是姓王，不見戲文內，但是王婆，便有三分手段。況且這王婆，更又不同：總不出三姑之右，頗列在六婆之前，眼睛都會發科，鼻子也會打渾。那時聽得扣門之聲，即便出來。怎生打扮？《臨江仙》為證：

腳踏西湖船二隻，髻籠一個烏升。真青衫子兩開衿，時興三不像，六幅水藍裙。修面篋頭原祖業，攜雲握雨專門。賺錢全仗嘴皮能，村郎賽潘岳，醜女勝昭君。

王婆見著成茂，便笑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便是成叔叔。甚風兒吹得你到？稀奇，稀奇。」成茂唱了喏，道：「王媽媽，一向不見你，越後生了。」王婆道：「叔叔不要說起。媳婦不好，終朝淘盡我氣，氣得老了若干，不然還後生哩。請坐下，待我燒茶你吃。」成茂道：「媽媽，燒茶不如暖酒快。」王婆道：

「遭瘟的，今朝來見老娘，也不說些正經言語，莫不又要尋個貨兒？」成茂道：「這到不比前□年的興了。只為我家院君，要娶位二娘子，特著區區尋個酸蟲。我在院君跟前把你一力舉薦，還不知我的好處哩。」王婆道：「小花嘴，又來弔謊！你家院君，有名閻羅王的妹子，鄧天君的女兒。若要他替丈夫娶妾，除非娘肚子裡翻個筋斗，今世夢也夢不著哩！」成茂道：

「說也不信：正為昨日天竺進香，不知如何被周員外一勸，竟勸轉了。」王婆道：「有這等事！我道周員外向來是個會說話的。叔叔，既是這樣，過午同去。」成茂道：「不勞了，就此去罷。」

成茂先行，王婆隨後，一徑來到。王婆見成珪，道：「員外，恭喜，恭喜！若早作成王婆，說位二娘子，如今公子也不知添幾位了。定要歷練老成，才尋這個門路。」成珪道：「正是這等說，如今全要仗你。院君等候已久，快請進去。」王婆見都氏，道：「院君呼喚老身，敢是要尋位二娘子？一發湊巧得緊，絕妙一門在此。」都氏道：「媽媽吃了茶飯，慢與說知。」

王婆道：「院君不須說得，尋著老身，包你停妥，進門便有兒子養，依頭順腦，揀也沒處揀這一位好娘子，正是對付。」

都氏道：「這話從何說起？誰著你尋甚么二娘子來？」王婆道：

「大叔這等講，員外也這等講。」都氏道：「不可聽他。我聞得你手段好，會做買賣，有些貨兒要你發脫。」王婆道：「院君解庫中有的金銀珠翠，正是老身本行，忒會發賣。」都氏道：「不是這些，卻是些有腳貨。」王婆道：「有腳的一發會賣，不拘金獅子、玉貓兒、西洋紅、祖母綠、花心俏簪、掩鬢倒插都賣得。」都氏道：「不是那些有腳貨，是我的紅蕖、綠萼。」王婆道：「紅蕖、綠萼，不會賣！不會賣！」都氏道：

「是你本行，怎倒推阻？」王婆道：「我兒子又不充兵，丈夫不會行醫，要這紅蕖、綠萼做甚麼？」都氏笑道：「不是。我有兩個丫環，名喚紅蕖、綠萼。」王婆道：「原來便是尊婢美名。請問院君，府上廚前灶後，那裡不要兩個人用？若是嫁他，何不留下家下慢慢配個對兒，卻不用做扶手？」都氏道：「媽媽有所不知，兩個丫頭年紀大了，漸漸有些聞香臭氣。我家老子又有些賊頭狗腦，日後做出事來，叫我那裡淘得許多閒氣？」

王婆道：「既如此，客貨主人賣，請出一看。」

都氏喚兩個丫環出來。但見遍身俱備素食果品名色，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臉似荔枝生就，眼如圓眼妝成。腳如山藥帶毛根，手像建州筍。頭若有須芋艿，耳如帶殼風菱。口如吐蚌蓋如唇，鼻涕還如海粉。

王婆見了，叫聲苦，往外便走。都氏扯住道：「為何去了？」

王婆道：「叫我尋尊婢，如何喚個魑魅出來？唬死我也！」都氏道：「這就喚名紅蕖，這就喚名綠萼。」王婆道：「原來就是二位，失敬了，得罪了。這二位姐姐請尊便，老身才敢安坐。」

兩個丫環走了進去。

王婆暗想道：「世上有這等事，這樣一對鬼樣丫頭，難道六□來歲的家主肯看上他？莫說是成員外，老身看了，也有三日吃不飯下，不虧早晨吃得生薑出來，險些吐個不止。活晦氣！」

我道娶位二娘子，也賺他幾圓錢使用，便是賣丫環，也可打些後手，誰想撞著這對罕貨！尋得有人受納，也自好了，那想還好趁他錢鈔？沒奈何，過水田兒不瘦，替他出脫出脫也好。」

乃問道：「院君，尊婢已瞧見了，只要請價，好歹待老身去問主顧看。」都氏道：「媽媽是曉得的，舊規一歲一兩罷。」王婆道：「院君，近來世事不同，這價久不作了。比如人家做小，也有三五分人物，手裡來得，肚裡識得、算得，便只□三四歲，這樣的尋著一個財主，也要索他一二百聘金。我們做媒的，也有幾分道路。比如一般做妾，人不出眾，貌不超群，男家原說只要度種，生得兒子便罷，女家只要出脫，有得飯吃也休。這便是四□多歲，也索不得□來兩銀子。若是丫環們，總也不過如此。若院君照歲啟錢，我王婆今年六□五歲，倒還值了個半把元寶哩！院君只說個實價，省得老身盤門旋戶，落得走破鞋幫。」都氏道：「我也只圖鬆快，不論錢了，但憑你罷。」王婆道：「這極使得。院君，君子不羞當面，若論錢財，原是小事，王婆自用，總多些，不比別家，只恐他人不肯出錢，那時王婆卻不像了體面。依老身說，兩個丫頭，若到得兩個肉豬價錢，勸你賣了，省得淘氣。你家員外不是好主兒，適才見了老身，也要說些風話的呢。」都氏道：「正謂如此，只今但憑，只要速些便好。」

王婆見依他說話，心下止不住快樂。辭了出門，剛又遇著成珪。成珪道：「媽媽所事若何？」王婆道：「竟替員外說了兩個，明日就兌銀子，後日便要過門。」連連說，連連走去了。

原來王婆這兩句圈圖話，一半不好回復得成珪的親，一半是取笑的話頭。成珪不解其意，正是拾得封皮，當了信讀，卻又喜道：「我那院君好沒來繇，向日不發意念，便是我出門，也要稽查，拿個泥美人看著，也要見怪，今朝一發慈悲，便與我娶上兩個！好院君，似此深恩，恐難補報！」這日快樂是不必說。

不覺一連過了三五日，王婆尚未來回復，都氏又說：「怎麼不來了？好生懸望。」成珪又道：「怎麼不來了？好生掛念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王婆帶了一干人，一道煙的來了。成珪道：「媽媽請進。」都氏道：「媽媽請坐。所事怎麼了？」王婆道：

「多蒙院君美意，老身去尋主兒，只落得家家不要，戶戶不納。」都氏道：「天下無棄物，為何人到沒人要的？」王婆道：「院君是曉得的，王婆從來不會說謊。那人家問道女子面龐若何，老身少不得把個素果攤兒，老實擺將出來，那人家連老身都不要了。」都氏道：「為何連你都不要了？」王婆道：「不要我做媒，自然不要我了。幸喜另有一家，聽見素果攤兒，到便欣然歡喜道：『是丑便丑些，省得丈夫走來漁獵。』故此便把銀子照數兌出。錠件有數，分毫不差。請院君收了，寫張文契，今日便要過門。」都氏道：「媽媽才說一個也沒人要，為何如今兩個都有人要了？」王婆道：「院君不要長價，我就把個緣故講與你聽：當今之世，天道斜行，人人怕了老婆，個個欺了丈夫，娶了伶俐丫頭，不為大事，倘被丈夫干礙，那時關係不小。故此宅上二位，反是千家貨物，內眷們偏是喜的。」

成珪連日春夢，只道替他說合兩個愛寵，誰知王婆走來說出這班奇話！正是啞子吃黃連，苦在自肚裡，敢怒不敢言，哭又哭不來，笑又笑不出，還不知知道細底。只見都氏道：「員外，今日事也做成，我且說與你知：前日船中你說要尋個妾，我想家下用費日倍一日，況兼年成荒歉，趁錢有限，養不許多人活，便是紅蕖、綠萼，少不得要與他個出身頭地。料你愛寵也不在他二人，我今已將二人洩媒賣得銀子在此。你可即忙寫紙文契，快快遞與王媽媽去。過□來年，少不得慢慢尋個好些的侍妾與你。」成珪冷笑道：「呵呵，原來如此，罷，罷！我平生不作皺眉事，世上應無切齒人。總只這樣一世順你了。好笑，好笑！」取紙筆來，提起便寫了一紙，遞與王婆，一徑離了家門，不知那裡納悶去了。這裡交付過門，自不必說。都氏一心要顧手快，倒被王婆賺了個把銀子，比賣齊整丫頭到不相同。有詩為證：

醜婢廚中尚不容，還思納寵繼支宗？

王婆袖手收全利，賺殺區區疲軟翁。

成珪逼口氣，一徑出門半個來月，家裡杳無音信。都氏著人四下尋訪，正是搜遠不搜近，只往各處門戶人家、窠子家裡四處尋覓，那裡有個消息？都氏料得定不尋死弄活，卻也不甚著急，到把襟懷放開了，口也不提。

誰知做家主人從來沒人歡喜，自從成珪出門，家下倒覺公安婆樂。這也尤可，不想又遂了兩家眷屬的意念。你道是誰？

一個卻是成珪的女兒一姐、女婿冷祝。這冷祝祖業原是賣又口的，傳至冷祝，只吃一味呆老實，人上到多買他的貨，故此江乾、湖墅把這「冷祝布袋」叫出了名，杭人至今傳說，卻訛作「冷粥布袋」，說凡女婿，但是粥袋。這也不必辨他。便只說成家自的女兒，既與冷家結親，自然日常都該來往，彼此孝敬管顧，也是分內之事，如何倒反忌著成珪？看官們有所不知，原來都氏自小至老，從未破身生產。這女兒原是繼養的，做人雖不五伶六俐，且會七嘴八舌，一味只曉得奉承阿諛母親，卻不會調停家裡，常是攬口攬面，送暖偷寒，都氏歡喜他處，正在這段工夫。成珪男子漢，如何看得這樣觀音鬼、笑面虎過？自然不喜他的。一姐聞得父親出去，正打在他拳窩裡面，忙教丈夫冷祝辦了幾品葷素食物，便來探望母親。冷祝隨了妻子，也來親熱岳母。

再說那一家，卻是成珪的內姪，都氏親弟都麗所生。那都麗向年父死之後，便撇了祖業，卻去攻書。不想功名遲鈍，老大無成，做了個郎不郎、秀不秀，把父遺家業消費大半，未及中年，早已辭世。單單遺下這個兒子，喚名都飄。只因早年沒有父親教訓，交結了半樞不尅的一班損友，每日好嫖好賭，又兼好搖好吃，把公祖家業耗得越發精一無二。成珪每每將些銀兩資助，再也扶持不起，總則上手就去嫖賭，繇你千萬也不勾用，所以怪不得成珪不喜他上門。獨有姑娘都氏，不知怎的，這個內姪每常走到，便是心窩裡的氣，手掌裡的珠，愛得他寶貝一般。只為丈夫不喜他，每常暗暗贈與財物，任他百樣浪費，一些也不為怪。都飄正在家中，聞得姑爹因氣出門，便覺渾身燥癢，骨節輕狂，止不住的笑舞道：「這番老頭子出去，是我時運來也！」

便尋幾分銀子，買些精緻細巧時新吃食，尋個小廝挑了，搖搖擺擺來望姑娘。看他怎麼模樣？《臨江仙》為證：

輕躁骨頭無四兩，文才頗沒三分。長衫大袖淺鞋跟，賭行真老酒，妓館假斯文。插號不慚都白木，瞞人假冒青衫。他年書史悟儒身，給還依舊態，斷送老童生。

都飄一見姑娘，納頭便拜道：「姪兒一向館中讀書，不得常來探望，日日懸念，好生記憶！不知姑爹近來淘你氣否？姪兒特帶得些須之物，聊充孝敬。」都氏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在館中，姑娘日日望你，再不見你來！我又沒甚管顧你，反教把許多食物孝順我，難得難得。可怪我那老殺才，有了這樣一個孝順兒子，不會做爺，今朝又要娶妾，明日又要納寵，好不磨得你姑娘頭髮也生了丫枝哩！前日怪我賣了丫頭，慙氣出門，頗無下落。冷家姐姐怕我獨自，也來在此。」

都飄便拜見了冷姐夫與冷一姐，各人笑吟吟的，只尋成珪的破綻，將來當鵝酒送，竟把那都氏弄得個風太監相似。吃的吃，用的用，竟像幫閒的蔑片相爭搭唾，比賽趨承，整日不出門的熱鬧，不能細述。女兒若送龍肝，姪兒便送鳳髓；今朝女婿來做東道，明日弟婦又回筵席；明日女兒用了傀儡，後日姪兒就叫戲文，竟自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。兩邊只要院君快活，希圖得些私愛，只恨都院君不曾生得卵袋，若曾生得，爭也爭不到口來呵；不呵，便餒也肯餒幾口。你道為何這些兒女，既不親身，越會這般孝順？孝順極是好事，為何說話的反把將來比賤？看官們有所不知，假如人家子姪繼承祖業，或者開關封疆，或者體心貼意，便好叫做孝傾。至於冷祝夫妻、都飄母子，一味不過利其所有，趨炎慕勢，奴顏婢膝，昏夜乞憐，與那街坊上的花子何異？設使成家既無兒女，又沒錢財，你道都家、冷家肯來這般孝順否？俗話道得好：「吃客用客。」又道：「把他的頭來研醬，落得吃了他的，騙了他

的，就將他的錢財買物送去與他，人情卻是我得。」這般孝順，誰不會做？也是都院君自己愛了些虛奉承，不免受了鬼撮腳，歡喜了小便益，不必說大折本。總之，心性不明，識見短淺，認事不真，不無差誤。直教他人兒女，費盡自己錢財；自己夫妻，受了他人閒氣。下面便見。